

DOI: 10.13288/j.11-2166/r.2021.05.001

学术探讨

复读儒学净心明道，树立优良医风

王永炎✉

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，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，100700

[摘要] 儒学崇尚“礼”“乐”，“礼乐”与中华美学相关联。从美学的视角，通过阐述礼归于仁，乐从和，仁近乎乐，仁者爱仁的礼、乐、仁三者的关联性，阐明儒学所构建的人类尚和合内在自然化的美学基础，同时启示医者之美在于以“仁”“礼”“乐”为本，以道制欲，以和泛众爱，恪守惟仁惟学，强化医德医风，培养医患道德共同体，从而使技艺与道德二者呈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。

[关键词] 儒学；美学；医德医风

“礼”“乐”溯源远古图腾歌舞，于殷商鼎革时期“周公制礼作乐”，总结传承完善系统化形成了“礼”“乐”制度，儒家推崇周文王主，后世则以周、孔并称，周公是“礼乐”的主要制定者，孔子是“礼乐”的坚决拥护者，无疑“礼乐”与中华美学相关联。礼归于仁，最高价值是尚仁据道的生活，“礼”培育出人性，是人性的根基。人们在礼中自觉地脱离动物界。《论语》讲“立于礼”，人的行为、动作、言语、表情、服饰等一系列感性秩序的要求，只有在“习礼”培育训练中才能知礼成“仁”，这就是从历史范畴认知国学儒家之美的社会性。《礼记·中庸》说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”，将人的情感心理的“发而皆中节”提到超乎“礼”的一般解释的哲学高度，突出人的内在本性和个人修养，是人性心理大道的发掘，依赖于人内在的“智、仁、勇”三达德主观意识的存在。近代梁漱溟说“人类远高于动物者，不徒在其长于理智，更在其富于情感，情感动于衷而形著于外，斯则礼乐仪文之所从出，而为其内容本质者。儒家极重礼乐仪文，盖谓其能从外而内，以诱发涵养乎情感也，必情感敦厚深醇，有发抒，有节蓄，喜怒哀乐不失中和，而后人生意味绵永，为自然稳定。”^[1]荀子《乐论》中说“乐者，天地之和也；礼者，天地之序也。

和，故万物皆化；序，故群物皆别”“乐极和，礼极顺，内和而外顺”“乐也者，情之不可变者也，礼也者，理之不可易者也”“致乐以治心，治礼以治躬”等等，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“乐”只有直接诉诸人内在的“心”“情”，才能与“礼”相辅相成。而“乐”的特征在于“和”，即“乐从和”，因为“乐”与“礼”在基本目的上是一致的，都在维护、巩固人群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稳定。儒学构建了人类尚和合内在自然化的美学基础。

论中华医药学以天人合一，和而不同，以平为期体现“乐从和”之美感，人体身心、宇宙生灵万物相互感应和谐生存，“物我合一”“知行合一”“形神合一”都是通过个体心理情感官能认知感受的“和”来实现的。“乐从和”，“和”是多元多样的统一，相杂与相济，相同与相异，既对立又关联，整个世界自然与社会，人的情感心理就是多样的矛盾统一体。人要以平其心，心平德和为至善之美。先知其“大”后识其仁，以大象无形，太虚寥廓，肇基化源之原象思维，平秘天地阴阳，自我调节、沟通、协同、均衡，这就是“平”，就是“和”，中正和合，“和”则求真立意明理为美。

孔门仁学唤起人性的自觉。《论语》一书记载孔子讲“仁”达百余次，每次讲法都不尽相同，学者体识孔门论“仁”本身就是审美的，它具有非概念所能确定的多义性和不可穷尽性，极富深意地体现孔子的人生最高境界将是“审美”。中华农

✉ 通讯方式: wangyongyan19@163.com

耕文明重血缘,讲孝悌,“君子笃于亲,则民兴于仁”。不诉诸神而诉诸于人,不诉诸外在契约而诉诸内在情感,即把“仁”的最后根基归结为以亲子之爱为核心的人类学心理情感,把这种人性情感本身当作纯朴的实在的人道的本性,这正是儒家的人性论的始源,数千年灿烂着华夏文明人道主义之光。

论“礼”“乐”二者,“乐”比“礼”与人的情感心理“仁”的关系更为直接和亲切。《乐记》所言“仁近乎乐”“义近乎礼”,“乐”可从陶冶、塑造、培育人的内在情感来维护人伦政教,追求仁者爱人,“泛爱众”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”的理想。《乐记》云“君子乐得其道,小人乐得其欲,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,以欲忘道,则惑而不乐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,广乐以成其教。”业医者,服务于人学,疗伤治病战疫救灾,以“仁”“礼”“乐”为本,以道制欲,以和泛众爱,恪守惟仁惟学,强化医德医风,培养医患道德共同体。美与丑是对立又关联的,全世界以经济为主题的社会背景难以避免物役的陷阱,人们价值观的异化呈现出放纵的情欲、行为、动作,各种贪婪、残忍、凶暴、险毒的心思、情绪、观念,各种野蛮、狡狠、欺诈、淫荡、邪恶丑陋的罪孽与情操,华夏文明作为批判的对象将其排斥在外,告诫人们保持严格的节制,重在教化促进人性从恶向善转变,维持数千年之久的理念必将常存。对照中医药学人的大医精诚之美,术业之精,以仁德诚敬服务万民,嘉惠医林必当代代传承。倡导格物正事明医明道,以义利事功而致良知。“道”是意向,“德”是力量,“仁”是归依游于艺者,将技艺与道德二者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。医者以诚敬铸就灵魂,提高大德常德境界,净心明道的智慧传承创新。

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,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,人类获得美感是审美主体对客观现实美的主观感受,总体看美学是感性学,学科内涵维护人类心理精神健康纯化人性心灵智慧。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出“自然的人化”是美的本质。华夏文明古贤哲多以真善美立论,其真以格物正事描述现实的存在;其善表达意志、道德、制度、人文科学;其美感受语言文字行为一切技术、艺术、医术等表达的情感、心理、精神世界的特质范式,她从认知

论、伦理学到美学,将永远随着时代而更新,人的永恒存在将使人的思想与系统反思的思想哲学永恒存在,也会使美的哲学永恒存在。哲学美学是研究人的命运的,从而具有永恒的魅力。

《论语·子罕》言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,多么深沉的赞叹!这不是通由理知,不是通由天启,而是通由人的情感的渗透^[2],表达了对生的执着,死的自觉,对存在的领悟和对生成的大美的感受。启迪人们“死而不亡者寿”,在尚且不亡的时间中去做未竟的事业。时间不再是主观理智的概念,也不是客观事物的性质,时间在这里是情感性的,只有记忆历史,明白现状,期待未来,不舍昼夜集于一身的情感的时间,才是活生生人的生命。

孟子最早树立起中华文明审美范畴中的崇高、阳刚之美。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,它成为生命力量之大德、天德,是能直接与宇宙苍穹相交通,与天地合一,与物我合一的太虚原象的创生性,将个体人格的道德自身作为内在理性的凝聚,形立神生,人之一气化生精,精、气、神一体融合互动,显现出强大的生命的力与能,这就是浩然之“气”最重要的特征。人格之美有“善”“信”可为可欲有诸己,人们在行动中以自己本性所固有的仁义原则为指导,决不背离它。“美”是充实,“大”同美相连,“大”是充实而有光辉的壮观之美。大美与神圣链接,“圣”是大而化之,集历代科技文明之大成,作出划时代的创新,具有极重大感染化育的力量。“神”是“圣而不可知”,国学讲“道生智”“玄生神”,神不可测,玄者幽远博大,又恍惚如麻丝,玄之又玄不可感知之“神”,以历史范畴看待人类科技文明的成就,破解暗知识、暗物质,揭示“神”通于大脑,迎接人类脑科学研究计划,信息智能融合的数字化新世纪,正需要美学哲学从源头重塑、完善、充实与更新。

参考文献

- [1]梁漱溟.《儒佛异同论》见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[M].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86:441.
- [2]李泽厚.华夏美学[M]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8:61.

(收稿日期:2021-01-07;修回日期:2021-01-10)

[编辑:贾维娜]